

大家
经典

孙 惠 芬



街与道的宗教

随风

潜入夜

我喜欢朴素的力量。

—— 经·典·歌·文 ——

我的稻草时代

我在默默观察中
度量着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心理道路。

我的稻草时代

润物

细无声

孙惠芬



我的稻草时代

孙惠芬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稻草时代/孙惠芬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 - 7 - 5329 - 5849 - 8

I. ①我…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70046 号

我的稻草时代

孙惠芬经典散文

孙惠芬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40 千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849 - 8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言

十几年前,曾有朋友问我,如果你老了,在晚年时光,选一部自己的作品来读,你会选哪一部?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长篇散文。我指的长篇散文,是当时刚刚出版的《街与道的宗教》和发表于《青年文学》杂志上的《我的稻草时代》。《街与道的宗教》出版后,我发现自己遗漏了我和稻草的关系,于是续写了《我的稻草时代》,也就是这部文集里的《草包铺》。我想将文集的名称重新确立为《我的稻草时代》,现在对我而言,街与道的具体随着年岁的增长已经成为一个时间的整体,成为稻草时代。

说起来,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很少重读自己的作品,晚年是否能靠读自己的作品来打发时光,并不确切地知道。如此果断地回答,不过是出于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当时它刚刚出版,圈子内的反响热度还没有消散。那时心底埋藏着向两位伟大作家看齐的勃勃雄心,一位是中国作家沈从文,一位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沈从文写下与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有关的《湘行散记》,而托尔斯泰的那部自传体小说,直接取名《童年》《少年》《青年》。虽然我的书写是偶得的灵感,并非强行追随,在我走上文学道路之初,却是由于对两位伟大作家的作品的深爱才开始的。当我也写了与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有关的作品,我希望自己年老之

时,会因为自己有一部向伟大作家致敬的作品而身心安适。

当然,我知道,支持这样虚荣想法的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对这部自传体作品的自鸣得意。我的得意,不仅因为那里有我的来历,有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草房小屋,有在封闭与敞开中变转着季节的前门和后门,有从前门和后门延伸出去的院落、大街、田野乃至通向远方的土道,而且因为那供我成长的草房小屋、前门、后门、院落和土道上,流淌着恍如油脂般浓稠的亮晶晶的情绪——痛苦、欢乐、忧伤、烦恼、无助、恐惧……然而当这些情绪裹挟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所不在的东西,在故乡的街与道上生成推动所有人向外出走的力量,那便有了一种宗教般的庄严和庄重了。在距我出生地山咀子东南方向不到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叫青堆子,因为它十八世纪中叶就与烟台、天津、上海通港,后来又与日本、朝鲜通港,所以我的乡村很早就有了外来文化。当外来事物搅动了父母乡亲的日常生活,这引来外来事物的街与道加重了宗教般的质地,这质地使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生命里的精神基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为自己的来历留下了一部精神历史时,我预计我活到地老天荒的晚年,猛然回首打量来路,看到生命的轮回,或许会因自己没有辜负故土的赐予而归于安详……

事实上,十几年来,我也确实再没翻过这部书,我不仅不怀旧,还有些喜新厌旧,当生活中总有灵感闪现,当新开辟在文字里的疆土总是牵引你的思绪,落在过往的文字自然就尘埃一样抛在脑后了。一部凝聚着心血的作品终归不是尘埃,可对我这样总被虚无感裹挟的人,过往的事物具有同一种属性——我的喜新厌旧的芯子里边,缠绕的是人生的虚无感。然而,有一天,这一切却一下

子变得不同——

那是2015年9月的一天,我九十八岁的老母无疾而终,安葬母亲后我回到大连,由悲痛作底的虚无达到了极致。虽然老母弥留之际非常安详,可在她看我的目光里,有一种叫我难以承受的重量。从懂事起,我一直在享受这种暖心暖肺的爱的重量,可当你知道这重量会因一双目光的熄灭而消逝,黑暗的恐惧便将你抛向荒芜的虚空。为了抵抗虚空,我久久地坐在沙发上,搬来母亲九十二岁生日那天拍摄的照片。它镶嵌在一个很大的相框里,母亲一只手把着汽车方向盘,一只手拿着手机,大侄女喜欢搞笑,故意把奶奶装扮成开车的年轻人。然而看着看着,眼前的母亲与弥留之际的母亲重合了,一双慈爱的目光炽热地向我照射过来。这时,突然之间,我泪飞如雨——此时,我第一次真切体会了何为“泪飞顿作倾盆雨”,你没觉得自己在哭,可是泪不知不觉就飞出眼角。就是这一刻,我一边平复悲痛,一边站起来,走向书架。我走向书架,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可是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看到了那本书——《街与道的宗教》。

我抽出这本书,或许因为书里有母亲的照片,可当书一页页翻开,跟随母亲走进这书里,我便没办法不让自己沉到文字的缝隙,跟随流动着油脂般浓稠的亮晶晶的情绪,回到已然洞开的时光隧道……而这本《我的稻草时代》没有放进照片,原因是我更想让读者在文字中回忆起自己亲人的模样,走进自己的时光隧道。

从那个苍茫的白天到那个苍茫的夜晚,我把一颗悲痛空落的心安放到白纸黑字里。泪飞如雨时,母亲的微笑、身影、脚步,母亲的痛苦、无助、悲伤,便雨雾一样点点滴滴落进我虚空的身体里。当然,还有奶奶、父亲、大爷、大娘、哥哥、嫂子,以及所有亲人,还有

那个叫山咀子的村庄,那个村庄里居住的乡里乡亲,那个包围在村庄四周的道路、河流、山丘、土地……那一刻我知道,体验生命的轮回,无须等到地老天荒——无论你是否喜欢怀旧,你都逃不过对血缘的追溯,对个人来历的追溯。

也是这一刻我知道,你有了一番经历,回到你生命的原初,是否能像伟大作家那样,为这世界留下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的心向过去敞开,在母爱目光的注视中回到童年、少年和青年,你看到的已经不再是向外的出走,而是向内的求索。而当你开始向内求索,虚无感自然消失……

或许,这就是此书再版的意义。

或许,它对于翻开此书的读者,会有更多不确定的意义。为此,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王玉!

孙惠芬

2019年2月3日于大连鹏程家园

目 录

001	我的稻草时代	095	场院
004	东山岗	107	小夹地
013	老宅	118	南王庄
018	院子	127	南甸子
028	后门	134	小镇
033	屋檐下的小道	146	制镜厂
044	草包铺	163	坟地
057	前门	166	我喜欢朴素的力量 ——与孙惠芬对话/姜广平
069	粪场		
081	前街		

我的稻草时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有一些年了。只要是午睡，只要是在透过窗玻璃的日光下午睡，一闭上眼睛，总能看见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荒秃的山岗，山岗下边，散落着一些草房人家，草房人家前边，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土街，土街前边，便是一片菜地，一片稻田，一片原野。这样的地方在我眼前出现，必然是喧闹的秋天，必然晃着金灿灿的稻草，必然贯彻着鸡鸭畜类混杂的声音，必然走动着奶奶、父亲、母亲，以及哥嫂亲人们的身影。而我，正是在这喧闹的季节里，在大人们中间，在日光下，挖挲着两个朝天锥似的辫子，房前屋后没命地疯跑。

在房前屋后疯跑，是我在日光下午睡必然光顾的场景。日光下的午睡，根本不是什么午睡，而是一次与童年的约会。这样的约会，发生在正午，是因为正午的寂静。由日光而呈现的辽远的寂静，更接近乡村的情境。我在这样寂静的正午，看到了我的童年，童年的秋天、马车、田野、疯跑在土街上的我……可是，常常是，跑着跑着，一个激灵，突然地，就醒了过来。当我从与童年的会面中醒来，心里会不由得掠过一丝疼，那种丢失了什么珍

贵宝物，再也找不回来了的疼，于是，我热泪盈眶……其实这疼，是在刚闭上眼睛，一触及那样一个闹嚷嚷的地方时，就隐隐感到了的。因此，多少年来，我既盼午睡，又怕午睡。盼午睡，是盼温习真正的童年时光；怕午睡，是怕触及那个地方、那段时光。因为那样一个与地方有着联系的童年绝不会再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对时光流逝的感受，都要通过一个独特的场景。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灵魂深处，都有着那样一个地方，它让你看到你在这个世界最初的模样，看到你与这个世界最初关系的缔结和形成。从而，让你无时无刻不在逃离它，让你在逃离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它，怀想它。

反正，我是这样。眼前的村庄与稻草，就是我无时无刻不在逃离，又无时无刻不在怀想的地方。它是我的出生地，叫山咀子。我在以往的作品中，凡写到故乡，都以十里洼相称，因为从海边小镇到山咀子，要走十里土道，而这十里土道的路程，是一程一程洼下去的，仿佛是一点点走向了盆底儿，走向了一个很小的地方。我在虚构的作品里，尊重了个人对故乡的真实感受，却不难看出，是站在了小镇人的角度，是以走出者回头看的眼光。实际上，山咀子在我童年的生活中，向来就不低洼，也不狭小。它的每一块坡地，每一道土岗，每一条道，都足够大，足够高，也足够长。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穿行了二十多年，就像至今也无法弄清，究竟从哪一天开始，一午睡就能看见童年的乡村一样；时至今日，我一直没有弄清，到底是哪个时辰，算作是我对故乡的真正告别。是大哥在乡下为我操办了一场结婚宴席之后，用130型汽车把我送到小镇婆家的那天吗？是在在此之前，接

到通知，到省文学院上学的那个春天吗？是考到小镇制镜厂当画玻璃画的工人的那一天吗？还是更早的什么时候？我无法弄清，反正我离开了它，且越走越远。

如今，我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上与这里的分离已有三十多年，可谓在外面经得了风雨，见得了世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再次站在家乡的东山岗上，觉得坡地不再那么大，街也不再那么长，岗也不再那么高了。这里的地真是小得不能再小，街短得不能再短，岗矮得不能再矮，几乎可以算作破落、荒凉。眼前的世界，让你怀疑它还是不是童年那个偌大的世界，好在那些稻草仿佛依然生长着，穿越着时代中的记忆。

因此，我知道，对于我，它是不是那个世界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中，是否还盛装着童年里那个大得不能再大的世界，是否还盛装着那街与道的宗教，是否还盛装着我的稻草时代。

东山岗

山咀子没有山，却要叫山咀子，大约就因为这个岗了。这个岗其实也不是什么岗，一个土坡而已，然而就像一个没有大悲痛的人手上割一道小口也能叫上半天一样，一个没有高山峻岭的地方，将一个土坡称作山岗，实在没什么不可以。山岗一东一西，隔着两个屯落，东面的屯落叫八里庄，是相对青堆子小镇而言；西面的，因为岗中间辟开了一条道，像张开的嘴巴，人们就叫它山咀子。在山岗西边，有特点的地貌到处都有，比如屯子北边有一块地，中间高两头低，人们叫它罗锅腰；比如罗锅腰旁边有一块地，一节高一节低，人们叫它二节地。人们为什么不把岗西的屯落叫罗锅腰或二节地，而叫山咀子，这一点，从小到大没有人告诉我。我曾问过父亲，问过奶奶，他们都说不知道，说亘古就这么叫。他们不知道山咀子为什么叫山咀子，却知道山咀子原来不叫山咀子，叫过周山咀子，又叫过李山咀子。这是山咀子街上老辈人都知道的事情。土改前，山咀子有个大地主，叫周志官，有房有地有长工；周志官之前，有个叫李象山的大地主，有房有地有长工。谁统治山咀子，山咀子前边就加了谁的姓。我的堂

姐，至今还住着周财主时代的黑砖黑瓦的四合院，叫于家大院。这种说法，对我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还是没有说清山咀子为什么叫山咀子。我想，大凡地名，有一些是有历史渊源的，比如河南的周口市，是因为在周口店的地方发现古人类的化石；比如湖南岳阳市，是因为其境内有一个无人不知的岳阳楼。而另外一些，只是当事人信口开河而已，就像奶奶崇拜孙中山，就把她的重孙子，我的侄子取名叫孙永科，因为孙中山的儿子叫孙科。她一生喜欢听梅兰芳的戏，她就给我的侄女取名叫孙笑青，因为梅兰芳唱了一辈子青衣。山咀子这个名字的由来，一定属于后者，是当事人因了自己的心愿信口开河所致。因为山岗子上那条形成了嘴子的这条道，是通向小镇，通向外边唯一的道。上学之后，我在课本里，知道道也叫路，或叫道路，但在乡下的时候，我和村里人一样，在心里只认道而不认路。我是说，当事人信口开河把岗西的屯落叫成山咀子，一定是表达了他对这条通向外边的道的崇拜，不然没有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

因为东山岗嘴子上的这条道通向小镇，我老家山咀子屯里的每一条街，则都通着这条道了。这仿佛一个有钱有势的权贵，四方散住的人家都要同它巴结。它一个急坡从山岗下来，穿过屯子前边直往西去。它在前街与东山岗中间，又岔出了后街，岔出了通向山咀子学校和大队的土道，岔出了通向东山岗后边人家的东山街，岔出了通向生产队粉房的粉房街。还有一些人家，有孤零零的房子，既不在前街，也不在后街，也不在东山街。这样人家的房前或墙外，必有一条小道伸出来，九曲回转之后，急匆匆地与之相接，仿佛只有相接了，孤零零的房子才不孤零了。

我在很小的时候，常为我的家乡叫山咀子感到害臊，觉得这

是一个很丑的名字，有龇牙咧嘴的意思，还有穷的感觉。山嘛，有山的地方怎么能不穷？穷还不要紧，还要咧着嘴。记得刚上学时，老师问我是哪个屯的，我支支吾吾，脸都涨红了，就是张不开嘴。同学们一个个都理直气壮地报了自己的屯名，什么于屯、唐屯、下河口、小王屯、徐炉、八里庄。我看着他们，心里气死了，到最后不得不说出山咀子，同学们蓦地哄堂大笑。同学笑我，是因为我终于憋出一句话，而当时的我，却以为都是“山咀子”三个字惹的祸。那时，我对爹妈把我生在山咀子这个地方隐隐有些不满，并且感到自卑，下课跳格子、踢毽子，从不敢往外屯同学跟前凑。当然，这种自卑感只跟了我一年。一年后，当我学会了加减法，能够很痛快地算出一百以内的数字，父亲领我到小镇集市卖猪崽儿，我才知道，山咀子，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十里八村最富裕的屯子。

父亲带我卖猪崽儿，并非真的需要我算什么数字，只为宠我——父亲一生就我一个女儿，也为让我为他领路——父亲五十岁开始，就双目失明。父亲一进集市，就大声招呼，山咀的猪崽儿，山咀的猪崽儿，快来看啊。我正为父亲说出了那样丑陋的地名不安着，买猪崽儿的人们轰的一阵，就围拢过来，说看哎，看山咀子的猪崽儿，多龙兴，毛多黑，腿多长。人们一边嚷着，一边就将一条条猪腿提起来，于是你一头我一头一抢而空。卖完猪，父亲把我放到车座前梁，一蹦一蹦，离开了集市。我能知道父亲的骄傲，十九只小猪崽儿的价钱都是我算出来的；父亲却不知道我的骄傲，山咀子在外人眼里，竟然有这么高的威望，连猪都不一样！

不再因为山咀子这个地名而自卑的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是个

什么样子，我似乎已经忘了，但对山咀子、东山岗的感情，对东山岗上那条道的感情，一直记忆犹新。对道的感情，自然影响到对岗的感情，因为道在岗上，道和岗无法分开。我最初对东山岗的感情，是因为一座庙堂。山咀子的庙堂，就建在东山岗靠北的断壁上。辟道，必辟出断壁，断壁的土质是沙白的，有着饼干一样的颜色。其中夹杂的沙石，颇像老式饼干中的砂糖。我喜欢庙堂，倒不是因为庙堂背后的沙石像饼干，而是在我刚记事的时候，那里是大人孩子最热闹的去处。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打着灯笼，排着长队，在庙堂前放鞭磕头，请祖宗回家过年。那时，我才三四岁，我跟在哥哥们后面，集中精力，在鞭炮声中寻找祖宗踪迹。大人们说，要请的祖宗不是活着的人，他们只是一缕烟。而端午节和八月十五，又要跟母亲到那里烧香烧纸祭鬼神，这时，我要抱着厚厚一沓黄纸，跪在母亲身边，听母亲一遍又一遍乞求上天的保佑。其实不管是请祖宗回家，还是祭奠跪拜，都不能直接给心里带来快乐。小时候，逢年过节，最直接的快乐，是吃好穿好又可以不干活。可是，因为这快乐的到来总要有个仪式，这仪式又总要到庙堂这样的地方，庙堂在我心里，也就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

在我小时候，最热闹的日子还不是逢年过节，而是谁家死人。那时，我并不知道死了人有多么不好，也并不知道人们手里拿着彩纸扎的花棍，高举灵幡，一遍一遍去庙堂跪拜，是为了向亡灵报到。这就像人生下来都要到民政局报户口一样，人死了，也要有一个隆重的仪式，要敲锣打鼓吹喇叭，到庙堂给亡灵报到。那样的热闹，往往要持续三天三夜。东山岗的庙堂前，此时，就是一个剧场，一个戏台，鼓乐声震天动地。我夹在看光景

的孩子们中间，夹在披麻戴孝的人群里，拼命地钻来钻去。应该承认，我在那样的三天里并不轻松，且没有一点实质性的收获，因为死了人的宴席，小孩子是不许参加的。然而，我却觉得获得了无比巨大、无比隆重的快乐。因为村里一死了人，大人们就变了，变得异常平和，再也不是一看你疯跑就揪住你的耳朵大发其火，他们常常柔和地看着你，显得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当屯街上响起经久不息的锣鼓声、鞭炮声、喇叭声、哭声，我会觉得我身上仿佛充进一股气儿，我像风筝那样飘起来，直往天上去。

如同好多年来，我和我的乡亲们，都不知道山咀子为什么叫山咀子一样，好多年过去，我一直不知道那样热闹的庙堂为什么要建在东山岗，而不是北山岗或西山岗。多年之后，我的奶奶去世，庙堂已经不在，大哥和堂哥们却仍然要在东山岗虚设庙堂给奶奶报到。我才明白，这似乎同样来自建庙人对于道的崇拜，它通着小镇，通着外边。当事人一定希望亡灵在升天之前，到小镇，到外边更远的地方去遛上一圈，然后再一去不还。或者，当事人认为，升天之灵，必从这条道出走，才会真正走上通往阴间的康庄大道。

1966年，东山岗断壁前的庙堂轰然坍塌，当时只有五岁的我，还不能懂得，是人们自动毁掉它，更不能懂得驱使人们自动毁掉它的那股力量，正是来自外边，来自山岗这条道通着的外边。值得庆幸的是，盛满了最巨大也最隆重的快乐的庙堂坍塌了，我童年的快乐却没有坍塌。只是它不再那么巨大、那么隆重了，它不是某种氛围和气势，也不需要人群的烘托，它一点点变成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它因为变成我一个人的事情，显得纤弱、单薄而绵长，如蜘蛛吐出来的丝线。它最大的好处，是每天都要

来到我的心中，而不像死人的事，再热闹也不会经常发生。

它依然来自东山岗这个地方，依然与山岗上那条道有关，它是以静默的方式出现的，这与庙堂前的热闹完全不同。它一点都不热闹，是静默的，是孤独地守护着的，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它看上去是在等待，但一点都不熬人，似乎等待愈久，心底那股快乐愈是强劲。常常要在下半晌，太阳烧饼一样吊在了西天，那股快乐便渐渐从心底的某个部位脱颖而出。只要感觉到它脱颖而出，我便从家悄悄走出来。如果是冬天，就走过长长的院墙，如果是夏天，就从后门口窜出，走过短短的屋檐。不管前门后门，最后都要来到山岗下的土道，都要走上东山岗，在那里静静地眺望——

我在等待大哥。大哥在青堆子小镇上班，是当时山咀子在小镇上唯一的工人。我知道大哥在沈阳读过两年技校，是小镇上无人不晓的汽车、拖拉机修理大拿，还是后来的事情。事实上，山咀子的威望之所以在十里八村那么响亮，就因为出了大哥这样有影响的人物。我等待大哥，盼望大哥下班，其实是愿意看到大哥骑自行车回家时，给奶奶、父亲、母亲及大嫂带来的欢喜。他们难以掩饰的欢喜，让我幼小的心灵体会到了一种类似骄傲的情绪。那骄傲很像后来跟父亲到集上，了解到山咀子在外面的威望时，涌起在心底的骄傲，却又不完全相同。集市上人们对山咀子的高看，只存在在记忆里，不细想还好，越细想越觉得飘忽。而奶奶、父亲、母亲、大嫂看大哥走进家门时的样子，是那种生了根的，是那种不用细看，一瞥之间就能长出叶开出花的。

从对一个热闹场合的热衷，到独自的对大哥下班回家的盼望，其实跟庙堂的坍塌毫无关系，这只是时间的巧合。在我六七